

		五		漢
		一		書
		一		門
一		六		
六		八		
八		七		
七		類		
類		函		
函		架		
架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17	
冊數	16	(8)	
函號	286	191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17
冊數	16 (8)
函號	286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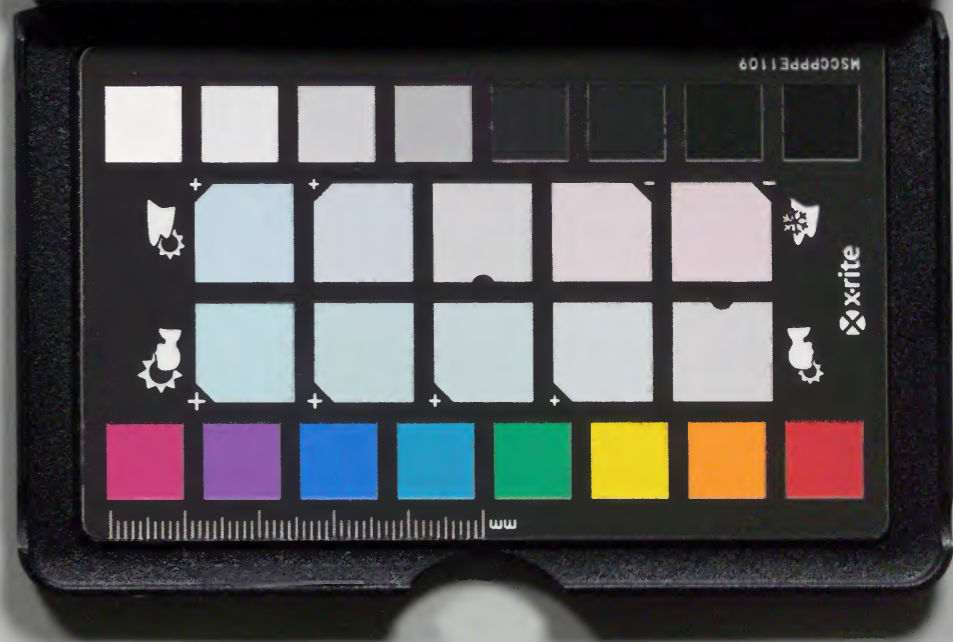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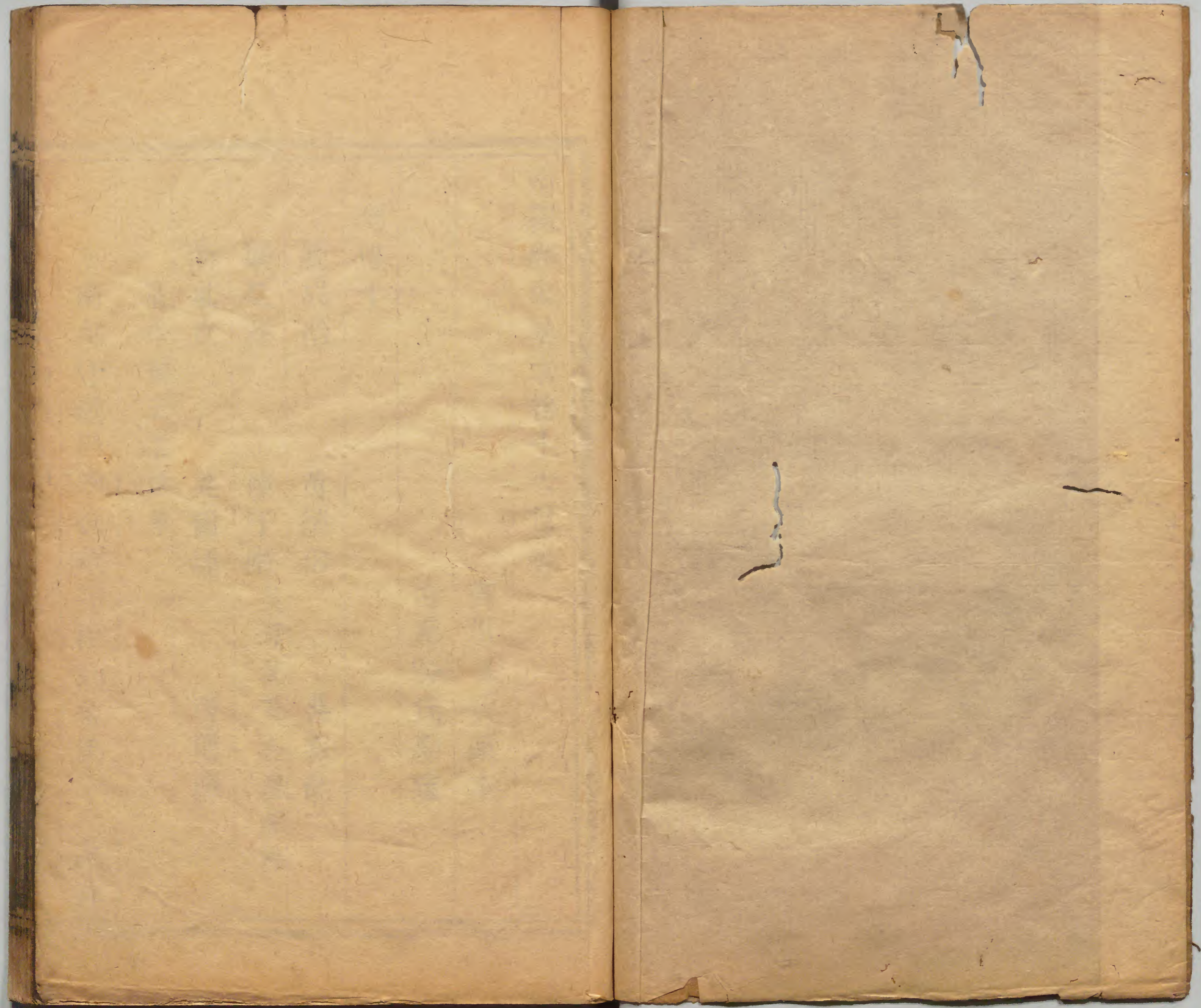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六目錄

淺草文庫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于階

吳可箕黃金璽等附

衛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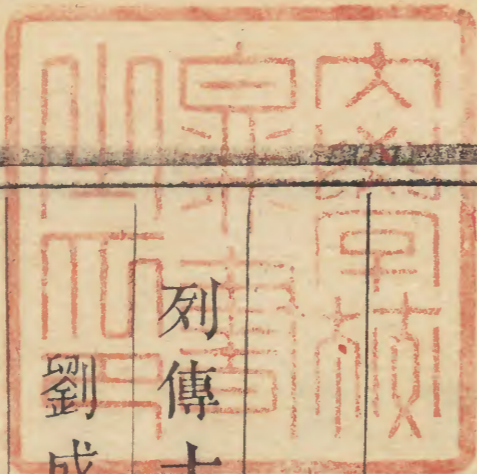
吳爾壘

張伯鯨

高孝纘王士琇等

右南都守職揚州從難諸臣列傳第十〇嗚呼

列傳十目錄



南渡君臣豈不哀哉 大兵已逼而朝堂嬉戲
若無事然及聞揚州破文武大僚始倉皇叢集
竊竊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卽降志辱身
亦所甘心蓋羣思賣國也兵科吳适至兵部問
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曰長江之險北軍豈
能飛渡君何深慮于一騎未至君相先逃總
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尙書錢謙益
首先具啓迎降百官或降或竄奔走恐後矣其
出降者公侯則徐允爵朱國弼常延齡湯國祚

柳祚昌徐弼爵李祖述顧鳴郊張拱日孫維城
鄧之郁方一元郭永祚焦夢熊劉印吉張承志
鄒存義黃中鼎常應俊齊贊元大學士則王鐸
蔡奕琛都御史則李治唐世濟鄒之麟侍郎則
李喬朱之臣梁雲構翰林詹事則陳于鼎程正
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仁陳之遴給事中則錢
增陸朗丁允之王之晉御史則張孫振徐復揚
袁弘勛王懷其餘部曹寺司下僚不可勝計而
獨劉成治王端伯數人者挺然不屈矚然不緇

豈非希世之鳴鳳哉且此數人者位非尊也祿非厚也權非重也無封疆守城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冷曹散秩具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高皇帝陵寢之防靈爽所馮僅此數人之仰答其平居自講東林號召徒衆相與標榜而首倡邪謀醜顏屈膝曾不愧耻至今人翻稱譽之嗚呼世之衰也三代直道泯沒盡矣當

大清豫王之將至也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迎之於郊之龍謙益奉輿圖冊籍候之于途四

拜長跪以獻將入城大雨淋漓百官褰裳恐後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宮謙益封府庫收鎖鑰導之入之龍集梨園子弟數百人長筵廣樂迎王南面坐奉觴上壽張幕天壇椎牛醜酒大饗將士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伯劉澤清率其軍士投戈解甲稽首歸命且請擒弼光以自効不五日而田雄等竟挾福王以至矣

◎揚州潰而南都不守其事實相屬也南都守職五人見此而揚州殉難者惟守土數人別列

爲傳其鄉官士庶數人俱缺名溫氏有言市夫
田隸苟其歿義必不敢遺故衛亂文雖得罪名
教及其末而竟能一歿自贖亦足以補過矣茲
並附錄以縫其闕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六

列傳十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初
知廬陵縣南渡補國子監助教歷陞郎署趙之龍將
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怒奮拳擊之之龍亟走免
大兵入城成治閉戶出已聞豫王命百官謁見出使
乞假者註冊晨起呼各官吏俱寅往午歸否則妻子
爲俘成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遂無一忠義以
報累朝恩耶題壁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于帝側

保此冠裳自縊死

禮部主事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爲
寧波杭州二府推官皆古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伯
聰穎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冲淡夸曠虛懷下士每
出則諸生以經史文藝及語錄禪旨金丹符籙裒然
競進者恒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不厭服而去治
行報最徵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于開元寺
而不果已而屏棄一切潛心儒學慨然欲自樹名節
當少時每思遺世出塵自署印文曰海岸道人至是

改其篆曰忠孝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之更有進也
益王居建昌與鄭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疏論之益
王怒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酗酒事有詔候勘
端伯乃避跡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授
禮部儀制主事南京覆或曰公如老衲盍浮沉山野
端伯曰臨難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
乎百官迎降端伯獨不赴從者固請乃書一帖與之
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命趣召之兵往先捶其妾
端伯傲然不顧曰殺卽殺耳我不投謁也繫之去方

巾不冠亦不拜王甚重之授以職不可以方外禮亦不可王問弭咎何君曰聖君問何以指昏爲聖曰子不言父過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問何指奸爲賢曰不降卽賢遂下獄獄中作明夷錄自跋云甲戌易數疏成靈龜旁見初筮得明夷再筮得箕子之明夷今江南犴狴妖夢是踐有欲以三公汚我者我任歿不從也薇荒麥秀寓象明夸豈不信而有徵哉豫王高其義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正坐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顛棄

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顛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歿頭不可斷盍刺吾心卒如之而絕一僕拱立其側揮之不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諡忠節端伯深于禪歸于忠義以死當兩京陷沒大臣之不能死者輒因緣杖拂稱濟洞宗嗣以自文其偷生之末路豈端伯所謂藉口釋氏者乎

戶部主事吳嘉胤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啓甲子舉于鄉歷官戶部主事方正不苟南渡管理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亟馳還從者曰往則投死耳幸而不遇

難且歸爲後圖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亾則率土皆非
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車城外報恩寺上書求
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携官服至方正學祠拜曰願
從先生于地下令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從容縊
于樹一僕欲解之一僕曰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
必不聽不如已也此僕亦從歿

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竒門人也癸
未進士明年京師陷福王立廷祥知其不能爲國不
欲出旣而念母老龔得誥命以榮之慨然曰仕不仕

我已策名吏部國難不可避也將爲娛親地乎乃赴
選授中書舍人四月命下旬日間揚州不守南都繼
覆舉朝迎附廷祥慟哭曰吾固知國祚必移而不意
如其速也吾豈忍背恩於國乎遺書其子曰捐軀
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
與吏部主事駱天閑約同歿天閑佯聽之詣文廟跪
將自刎其僕急持之竟不歿廷祥乃肅衣冠拜孔子
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投武定
橋歿

欽天監五官挈壺正陳于階字詹一上海人嘗從大學士徐光啓學麻法薦授是職南渡令督造火器及大兵至歎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何以見徐公哉遂自經於天主堂嗚呼此可謂不負徐公矣
勘本曰同時國子監生徽州吳可箕題詩衣衿自縊雞鳴山關壯繆祠江寧黃金璽聞諸大臣出降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媿人臣而懷二心者遂自經陳士達布衣亦投水死
佚史曰予於諸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

且以見賢人君子淪於下僚而奸狠賣國之徒翻居高位國之所以亡也或曰其時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歿子削而不書何也曰非歿義也福王既出城中無主百姓羣起破獄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遇王鐸擊毆之曰汝何故以我先帝子爲假子拔其鬚且盡張捷聞之恐其及已也欲走丹陽門閉不得出倉皇與僧懷璧走鷄鳴寺寺人復窘之懷璧勸之歿不得已乃縊維垣亦慮禍及驅二妾投井死置三棺旁殮二妾中題已名置

中堂身微服夜遁至土橋爲寃家所殺歿如是得謂之歿義乎且夫維垣身附逆案名在丹書馬阮嬖之拔置顯秩首以頒要典請自是羣小鳴張聯翩而至亂政亟行以速於敗張捷身爲冢宰曾不救正惟馬阮意旨是奉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殺賈舉州綽十人者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文定以爲是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不得以歿節名然則使張楊慨然殉國猶賈舉類耳況於不得已而爲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余於是史之

作發潛德闡幽貞旁搜遠紹雖市夫田隸苟其死義必不敢遺豈於大僚而翻畧之惟其微之而信考之而核而後敢書而傳之傳之不妄而後可以告天下萬世也

揚州從難衛亂文字祥趾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歷編修司業中允諭德告歸十四年闖賊入關全省瓦解亂文方在里星夜赴都痛哭陳勦賊計言西土之危將延社稷并請召四大鎮翼衛王室連上十五疏捐資犒軍帝以其剴切召對褒勞之京師

陷匿民間賊搜得考訊備至乘間南奔南渡仍故官擢御史後希馬士英意奏罷督師兵詔切責之士英遂與之暱尋詣興平營謁高傑傑以同里故疏請留監已軍傑歿士英薦之卽以兵部右侍郎都督興平所部經畧開歸軍務兼徐揚巡撫揚州被圍降將李遇春至城下招諭史可法及四總兵二道等官皆不從城破亂文赴水歿

勘本曰亂文之初頗見忠悃旣後希紆坴熱遂有妄劾督輔請解兵柄一疏致屏清議溫氏因削其名然卒能以死自贖君子恕之已茲勘本纂補以揚州從難冠其名蓋予其歿而不予其生也

閣部叅軍吳爾壘崇德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於賊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之叅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壘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尋從高傑至睢傑死厲祥符遇一婦言是福王妃因守臣坴疏以聞詔斥爲妄逮之可法爲救免分守新城城破投井歿

江都鄉官張伯鯨字繩海萬厯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事內遷戶部主事出督延寧二鎮軍儲後擢兵部添設左侍郎攝行尙書事召對萬歲山步行中寒足疾作伏地不能起帝命中官扶出之遂乞休南渡後家居不出左兵起馬士英盡撤江北兵以禦鯨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揚州受圍與當事分城堅守城破身被數創死妻楊氏子婦郝俱從歿同邑諸生高孝纘守申伯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投先聖座下自經以歿

同時王士琇於新城垂破之日設莊烈帝位號哭載拜與其弟並縊歿又王纘王績王續昆季三人俱自沉醫人陳天拔畫士陸榆武生戴之蕃義勇張有德市民馮應昌皆歿之

勘本曰史督輔開府維揚志切中原不辭勞瘁無如權奸執國命大帥顛闔威嗣主愾庸荒耽於嬉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茫茫宇宙無計可施遂爾收羅豪杰激勸吏民盡所血誠早矢一歿而後已之志以殉于國也其同守諸君及士庶人等感其所

化顧名思義亦惟有一歿以殉于公也督輔盡節
後或有誣之者曰公如姚平仲故事跨白驢去當
日大江南北傳說不一所以馮宏圖輩猶假名集
義彼喁喁者且忻然望其果不歿耳案督輔見我
豫王時王欲屈之對曰吾爲一朝重臣豈可偷生
作萬世臯人哉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遯死從先帝
於地下史德威持遺書投旌忠寺藏之復走回見
公公語愈激王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
厲聲應曰吾意早決城亡與亡卽劈尸萬段甘之

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修遂慨然投命歟
庫公於臨難之際猶以揚城百萬生靈爲請宜揚
之人至今尸祝之也德威被執發許定國處訊嗣
公真履得實王卽釋諸令保忠臣之後五月七日
德威還揚入城覓公屍時方爰蒸骨骸塞路無可
識迺奉公袍笏招魂葬於梅花嶺下立石封坎而
去城平後揚之人有私具絮酒麥飴澆奠者有挈
伴斂墓號哭加土者公之忠義化民也可見矣惜
其從歿之姓氏見諸史冊者祇此而已外則南都

覆後如臯六合間亦有數輩今另傳附入撫遺此
卷自衛亂文下皆勘本纂補之文事以類從特贅
注明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六終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七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一

徐 汧

華允誠

楊廷樞

劉 曙

陸 培

王道焜

葉向榮

右義烈諸臣列傳第十一○此數君子者皆直
諒氣節之士也使其當平世豈不彬彬乎王國

之羽儀哉學不售於時才不展乎用從容引義以自畢其志蓋列聖祖宗養士之澤卽此亦可見也當明之季江浙人文最熾衣冠甲第遍滿郊圻專化樞秉國鈞翰林侍從臺省躋躋於長安道上華綏高軒鳴騶呵擁者半江浙士也于是尙詩書說禮樂相矜以文墨相接以儒雅而儇巧機詐舞智恃勢者亦時出于其間及乎江翻海覆陵圯谷遷而挺然以綱常自任者亦郡不數人其餘率恒怯洪湏與時俱化而已

南疆繹史勸本卷十七

列傳十一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右諭德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官倪元璐請以已代謫不允汧上疏力頌道周元璐賢自請借與罷斥忤旨切責乞假歸久之還朝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尋奉使江西封益藩便道旋里周延儒再柄國政數招之不應久而始行抵鎮江聞京師陷一慟幾絕汧雅好交遊畜聲妓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

都立起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亾臣子不當叨位具疏
固辭且痛宗社之喪由朋黨相傾移書當事言今日
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在諸君
以君民爲心以職掌爲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乃心
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
否則小人執此爲衡流品明澄叙當矣豈必人挾異
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曰卒使海
內鼎沸社稷邱墟良由頻年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
神智慮不爲君民不念職掌乃至漠視主上委身寇

仇豈不痛哉禍及國君身亦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
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戒前事勿蹈覆
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尙悃悃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
試以功各修職業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
撐傾側者也既就職卽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
業敦寅恭勵廉耻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復惓惓以
化恩讐去偏黨爲言已而乞退及南都失守慨然太
息作書戒其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歿迫矣出居村舍
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破夜自縊僕救之甦其友朱

薇曰公大臣也野歿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有遂自沉於虎邱之後河嘗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薙頭之身以見先人於地下時閏六月十一日也閱三日顏色如生一老僕隨之歿郡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歿節隱居不仕有高行

勘本曰徐宮尹生未期而孤稍長砥行有時譽天啓五年奄禍作逮魏忠節公大中過蘓州宮尹貸金資其行後周忠介公順昌亦被逮緹騎橫索錢

復與同里楊維斗廷樞爲之斂財以助官南都時馬阮亂政羣小憎之安遠侯柳祚昌希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在京口汧朝服以謁有異志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元誠楊廷樞顧杲等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爲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樞杲名立行提訊其餘黨徒容臣次第糾彈疏出善類惶懼幸而爾時士英不欲驟興大獄寢其奏宮尹乃得移疾歸蘇城旣破肅衣冠北向

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橋下歿子枋隱居蠡里終身不入城市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制軍蔡毓榮慕之具書幣屬友人通意堅不受湯文正撫吳時屏從入山造廬至再卒不得一見歎息而返居恒以書畫自娛筆致高簡鄉人爭重之號爲俟齋先生其所居名澗上草堂里人立祠祀焉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啓壬戌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竄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執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旋從攀龍入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魏奄亂政日熾攀龍去官歸允誠亦乞假同行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轉員外郎命督琉璃廠減經費數萬繕城工明年冬京師戒嚴諸曹郎分守城門以守禦不備多杖下斃允誠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調兵部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疏言時政至不顧身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

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闋未赴而
京城陷南都立起驗封員外郎署文選司事蒞官十
三日見高弭圖徐石麟等先後去位卽引疾退乙酉
後屏居墓田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訐其不薙髮者
逮至江寧滿漢各執事並以緩言款之允誠直立南
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天允誠髮不可薙身不
可降因賦絕命詩遂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尙濂字
靜觀亦違制同執巡撫宥之歸尙濂不肯乃與允誠
同歿僕薛成聞主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歿訃至僕

朱孝亦號哭觸階死

勘本曰華選部當崇禎五年夏憤首輔溫體仁亂
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天子焦勞于上羣
工鞅掌于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
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惟願尚德緩刑用賢去佞
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紆邪所牽勿過于嚴致士
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
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
榮矣疏凡千餘言並論尚書閔洪學附和作奸狀

奏入朝士共危之選部亦自以身後事囑其家人
禍恐不測也帝疑其別有指授責令回奏乃復言
體仁生平紵臂塗顏廉隅埽地一厠揆路薰灼頓
張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必欲收盡天下之私
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
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時帝方以體仁爲純
忠亮節摘疏中有握定機關一語再令陳狀選部
又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外廷一事之失一
言之訛政府無不挾摘何兩月來獨洪學事事盡

善一無可挾摘乎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其
部考之卷滿堂掩口哀然首拔羅義喻以左右非
人一語爲體仁所深恨遂遭斤逐此非事之彰明
較著者乎於是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僅奪選部
半年俸而洪學卽罷去焉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爲諸生以氣質自任天啓丙
寅逆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千人
謁巡撫乞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聲振地校尉呵問
卽起擊殺之已而又逮御史黃尊素至驛中士民共

出閭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顏佩韋馬傑楊念如沈楊周文元五人以謝奄蘇人義而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而得免名以此聞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幼與同里徐汧交最善乙酉夏聞其殉難卽隱居鄧尉山中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韜晦改號復菴丁亥四月松江總兵官吳兆勝叛爲之運籌者乃廷樞之門人戴之雋也事敗詞連廷樞廷樞被執繫獄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之爲人今

日之事素志也餓延五日徧體傷十指俱隕而浩然之氣正與信國燕市不異俯仰忻然可無憾矣五月朔大帥會鞫於吳江泗洲寺語不屈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薙頭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乃擁出至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刃首墮地復曰死爲大明鬼監刑者爲之咋舌迺禮而殯之勘本曰楊先生維斗受刑後指盡斷強書血衣以遺其孤曰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之建爲日孟夏

之終方隱遯夫山椒忽陷罹于羅網維云突如其
來亦已知之稔矣生平所學至此方快千古爲昭
到底不沒豈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是人臣未竟
之志辜累朝所授之恩云云未復埒以絕命詩十
二章夫先生負氣不撓死猶湛然首旣墜而復能
作語正與蘭坦生事絕相類坦生名剛中陵縣進
士官山西副使甫抵任城陷于賊被執說之降大
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墮地
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時甲申二月五日也諺云

從古忠臣最易死其所千古不灰者惟此浩然之
氣也孤忠觸類因贅及之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
赴而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亥南海
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以曙
爲首遊騎獲其書上之巡撫乃逮曙曙膝不肯屈詰
曰爾反乎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識欽也
知其無罪第惡其詞激檻送金陵卒不辨下獄八旬
賦詩別其母于九月十九日出市夷然就刑歿

佚史曰或謂死亦君子之所重也可以死可以無
死則君子不必死若楊劉二君者其于明士也非
臣也且其事誣而不辨母乃過歟或曰不然二君
者其願死久矣特未得其死所耳苟有其會視死
如歸豈復肯濡首以自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
不死也而其時之醜顏偷生者乃真死也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父運昌以進士知永豐縣調吉
水有聲培少負俊才美丰儀善屬文行誼修謹嘗客
華亭主人妾從屏間窺而悅之遣青衣致意培不答

卽放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謁選歸而讀書里中
多名士培時初冠出與之上下議論咸以爲弗如也
其所爲詩文一時爭效之號浙派性峻潔遇高才則
輕身下之有不可意輒瞋目叱之與陳潛夫有違言
卽爲文以逐之于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與人交
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南都授行人十
月朔吏科熊汝霖祭奠淮安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便
道歸家與其友陸彥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土
大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請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

洪範謀挾潞王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誅培慟哭
去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携家避橫山之
桐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君職行人無
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
培仰天歎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
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遂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索酒
飲將自裁其妻晝夜防之嚴乃止一日給其妻他往
脫身歸故居鍵戶自經妻兄子破壁救之甦培大恨
曰奈何苦我夜上書辭母作絕命詞揖其二僕以繩

授之曰我爲烈士若輩宜成我志坐方床從容就縊
歿年二十九閩中贈尙寶司少卿諡忠毅

王道焜字昭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伎性高邁家藏
法書名畫尊彝古器物最夥客至摩挲品評焚香賦
詩竟日無俗語天啓辛酉舉于鄉歷福寧州學正陞
南平知縣南雄邵武二府同知時光澤妖亂撫按交
章請畱詔攝光澤縣事至則單騎往諭降之莊烈帝
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臨軒親試不次用撫按
以道焜名上銓曹謂郡丞例不與選授兵部職方主

事道焜不平杭疏言皇上破資格以待非常銓臣援
故例而靳考選夫知州同知秩皆五品御史王孫蕃
卽由知州改授何知州可改而同知獨不可改乎是
非陛下搜羅賢豪之至意尋得溫旨許候考會都城
陷微服南歸及杭州不守慨然謂其子均曰北都之
變我受先帝知遇恩當歿久矣所以不歿者俟將以
有爲也南都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濡濡
至今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庠我官
也今而不歿天下將謂屬吏中固無人矣乃投繯歿

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鄉薦授寧都知縣廉明有
惠政修城垣足兵食數月守具悉備有賊邱旭東行
劫隣邑郡守檄向榮捕之卽捐金構賊獲其魁七人
闖賊寇江西去寧都百里爲營向榮晝夜登陴賊知
有備不敢犯旣而賊屯馬羊坑先伏十人於關下向
榮偵得立殺之陳屍于郊自督鄉勇啣枚出擊斬首
二百餘生擒賊渠十五人餘皆竄去總督袁繼咸御
史周燦交章薦之以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

榮遂投劾歸明年夏浙東失金華城將破乃具衣冠
投項村之野塘死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七終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八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二

金聲 江天一 夏允彝 子完淳 兄之旭

陳子龍 沈廷揚

右義師諸臣列傳第十二○金陳諸君子皆以
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之氣復不甘自
晦適會其變慷慨投袂誓不顧死固忠義奮發

哉亦其才之所施有以成之也議者徒見舉事之不遂禍延宗戚因以咎其不智嗟乎明之亡也士大夫皆背公植私蔑視君親名教既隳禍亂遂作有諸君子而後人知義之貴乎正君國之急于身家者也其遺教萬世者遠矣夫豈不知其事之難成哉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成仁也◎原本四傳事行疏議望扁致多茲從正史釐次案補有弗盡者更於跋中坳及諸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八

列傳十二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少好學工舉子業多湛深之思名傾一時登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十一月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聲上言慷慨乞面陳急務卽召對平臺退具疏言臣書生素矢忠義遭遇聖明日夜爲陛下憂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急爲君父用夫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漕艘所集尤宜急防今天下草澤之雄欲

效用國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將才願仗聖天子威靈與之練敢戰之士爲國家捍禦強敵惟陛下立賜裁許申甫者僧也雲南人好談兵少遇異人授能製戰車火器以其術游長安干諸公卿聲獨信之既薦帝納其言令取車器入覽授申甫都司僉書卽日召見奏對稱旨擢副總兵敕募新軍便宜從事以聲爲御史監其軍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且與聲素相左忌甫以草澤進所需軍裝糧餉又不時給甫倉猝募得數千人皆市井游手也而

大兵久在郊圻朝廷日夜下兵符趣使出戰甫與總理滿桂兵不和委之當敵不得已慟哭縋城引衆出結車營於蘆溝橋大兵遶出其後御車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亾權貴人乃訕聲不知人聲痛傷之言甫受事日淺直前衝鋒遺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戰不至此帝亦傷之命予恤典後屢請練兵收桑榆之效又請頒詔朝鮮連絡東江張海外形勢皆不果用火之謝病歸十六年春鳳陽總督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調黔兵勦寇過徽州大掠吏民以爲賊

率衆破走之章玉諱其激變謂聲與推官吳翔鳳所
主使士英以聞聲兩疏陳辨帝察其無罪置不問是
冬廷臣交薦起爲修撰會母喪未赴南渡遷左僉都
御史不出知天下多故與其門人江天一糾練義勇
以慮變乙酉夏大兵破池州將及徽寧聲以閏六
月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天一日徽
州爲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獨績溪一面當孔
道其地平迤宜築關隘以重兵據之與他縣爲砥柱
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嶺于是寧國邱祖德

涇縣尹民興徽州溫璜貴池吳應箕等多應之乃遣
使拜表閩中唐王亦命中書章赤心授聲右都御史
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聲刊布唐王手詔曰使
南中知閩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寧國諸縣已而
大兵攻績溪天一率兵登陴守禦間出迎戰殺傷相
當復相持累月會軍無糧祖德民興等多敗歿降將
張天祿等以少騎牽制天一于績溪間道從新嶺入
守嶺者先潰九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稱援兵
入績溪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

爲楊守壯所獲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執吾去勿
殘民天一追及之聲音君有老母不可死夫一謝曰
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繫至南京時改服已久
聲與天一等猶峩冠博帶入道路聚觀諸大僚知其
名欲降之館而加禮不顧十月十八日引詣通濟門
臨刑官復遣人與耳語天一大呼曰先生之千秋在
此一刻也聲謂刑者曰但絕我氣無斷我頭撫鬚仰
面飲刃死唐王贈聲禮部尚書諡文毅天一字文石
歛諸生贈禮部主事同歿者天一外有陳際遇吳國

禎余元英其同起兵者歛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
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先後被執

勘本曰是傳於申甫事多所缺畧分守六嶺下如

溫吳姓氏皆勘補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弱冠舉于鄉好古博學
工屬文時東林方盛講學長洲名士楊廷樞太倉張
溥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
徐孚遠王允書輩亦結幾社相應和由是名重海內
崇禎丁丑與子龍同舉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事他

郡邑疑獄上官多下長樂審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天下廉能知縣七人允彛爲首大臣方岳貢等力稱其賢召見將特擢會丁母憂歸北都變聞慟哭累日毀家倡義走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福王立乃還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及馬阮亂政重允彛名屢爲好辭招之拒不應服闋猶不起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復官後希馬阮意劾允彛與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爲非制以兩人皆東林也而兩人實未嘗之官無可罪吏部

尙書張捷遠議貶秩調用時論爲之不平乙酉八月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者以逆論允彛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乃投之書曰

大清革命萬物維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顧有一言爲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寧還師以授宋高卽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者誠以南土庠濕多疫海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國北人之吏于南者猶以爲病况自塞外來耶昔蒙古之爲南吏

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問其賦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以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不爲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予宋歲輦金繒以實北地則元之疆場正未艾也今爲盛朝計明之支系憒若懸絲莫若以淮河爲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興滅繼絕之名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睦隣之利于名甚隆于利可久惟執事以下裁之書入罔報是時總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允彝入其軍爲之飛書走

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所聚又多市井無賴子見敵輒蹙迄于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聞允彝曰我昔吏閩閩中八郡咸德我恩今往輔閩主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遯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會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聞徐石麒黃淳耀徐汧等皆歿欲自經其兄之旭諷投方外允彝曰是多方求活耳當事重其名欲招致之云夏君來當大用之卽不願第一見我允彝曰譬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

語之曰爾卽勿從姑出其面婦將褰帷以出乎抑以
歿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沉于松塘尸浮水面
衣帶不濡越三日黃道周奉唐王檄以翰林侍讀兼
給事中召至則方歿矣使者哭而去贈左春坊左庶
子謚文忠所著禹貢合註有幸存錄爲絕筆子完淳
字存古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大哀
賦才藻橫逸江左罕儷丙戌上書監國授中書舍人
監國航海完淳拜表慰問爲羅者所得明年以子龍
獄詞連及逮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首臨刑神

色不變年甫十八允彝兄之旭字元初以諸生貢於
廷有聲以匿陳子龍官兵捕之乃謁文廟自縊于復
聖顏子位旁其遺令云余自舍弟殉節卽欲偕死彼
以孤寡見托未忍也然不向城市坐者兩年于茲矣
今者吳鎮効忠一時趨附幾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
餘黨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
忠也夫何傷哉余幼讀聖賢書今歿聖賢地夫亦歿
于聖賢之教非歿于法也其詩曰嗟予薄祜少遭不
造皇路多虞撫膺思報穰穰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

緹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會霽天顏歲寒之義至死勿
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哉卧子何不早決故君曰
逝故友云亾吾將安歸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魯璧踰
蹠遐哉尼父余敢對揚

勘本曰彛仲有經世之志好獎勵後進片善必稱
人多因以成材者其所學歷朝制度昭代典章靡
不賅貫名傾四方書問醜答無暇晷橫雲山人言
其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與卧子齊名晚節亦畧
相似可謂白首同所歸云又元初詩曾霽天顏句

溫氏原注云豈救松江守方岳貢事耶案是句未
必有所實指殆自謂入貢王廷意爾

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幼時穎異工舉業兼治
詩賦古文卓絕流輩以經世自任喜縱橫術與郡人
別樹壇坫立幾社海內宗仰之與江右艾南英爭名
詆譏不相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
折節下士叙盟社交東陽諸生許都者副使達道孫
也家富任俠好施能得人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同郡孝廉徐孚遠見而奇之

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材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因與都遊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姚孫裴桐城人以備亂歛士民貲坐都以萬金都乞免不得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令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時都有母喪會葬山中者數千人令疑爲變遽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乃遣使收捕都黨執令痛笞之旬日間聚衆數萬下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長吏而已巡撫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與

令同里姻連急調撫標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監司雄欲撫之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久持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之以不歾乃挾都見雄復挾之徇山中散遣其衆都乃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光先忌其功且將以報令竟殺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潞子龍救之不得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光先尤庸懦夫都以一書生能聚萬衆其才必有過人者感知己一言投戈

就縛此豈悖逆之人哉激于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而走險耳使赦其死令率所撫衆渡江逐賊自贖將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令豪俊之士駢首同盡子龍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降之功績不敘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月猶騷擾不得寧嗚呼卽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亾矣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南都立以原官召用子龍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三代以後漢之炆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克復

舊物從未有深居法宮履安處順而可以戡定禍亂者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宮何在興言及此陛下當嘗胆卧薪宵衣旰食群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發意志以報仇雪恥是務竊聞山東河北義旂雲集咸拭目以望南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慰趙魏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豪傑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羣然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幸京營大閱復弭節江滸大集舟師分命武臣一至蕪

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
下詔親戎六師並發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雒次潼
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廣漢巴蜀之甲燕晉之
師則用之爲奇兵爲聲援逆賊授首可計日待矣又
言臣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
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姑息
一二武臣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
也時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多無敢言者太僕
少卿馬紹愉陛見言及陳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

甲當恤羣下愕然相顧少詹陳盟曰可因命予恤且
追罪嘗劾新甲者子龍與同官李清交章力諫之乃
獲已未幾請召還故尙書鄭三俊御史易應昌房可
壯孫晉等並可之又列上防守要策言防江之計莫
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請專委兵部主事何剛
訓練又疏備邊三害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莫
之能用也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爲乞終養去馬士
英深忌之恐其奉潞藩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也南
都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兵起子龍設太祖像誓衆

稱監軍左給事中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尚書邀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兵備李向中等爲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授兵部尚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以祖母在匿深山無何吳兆勝之事起兆勝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雋客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令舉兵內向已可從中取事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兆勝期于丁亥四月十五六日以水師至兆勝機事不密通國皆知海

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密揭告變于總督洪承疇承疇未之信卽以其揭下兆勝已又殺其部將之在金陵者畢兆勝十五日兆勝知事洩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亦殺之下令入海意翼日海兵之必至也使中軍詹世勛都司高永義偵之而海兵已于十四夜爲颶風所沒世勛永義登城久望烽火寂然遂變志反兵相向矯令召其所親信者盡殺之之雋亦歿竟執兆勝送江寧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同夏之旭奔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

崑山顧天遠所當事跡至嘉定執岐曾別遣兵圍天
達家遂獲子龍鎖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乘間躍入
水死是月二十四日也猶戮其屍時以匿子龍死者
延安推官顧咸正諸生侯岐曾夏之旭張寬也

勘本曰卧子不獨文行高邁其見事遠到尤爲人
所弗及有明庶政以采選民間淑女爲第一弊南
都數月之君而采選令凡三見 大兵渡淮史閣
部已退保揚州危不可支猶進淑女于元輝殿選
御當時無敢一言及者卧子入國門不數旬卽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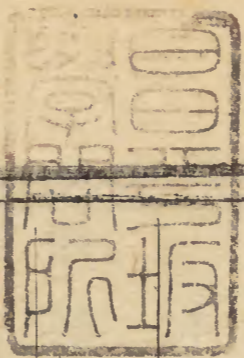
言近來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以黃紙貼額
持之卽去聞井騷然怨黷已甚明旨未經有司中
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疏入乃有禁訛傳誑惑之
命嗟乎卧子死而蘇杭郡縣間有於明倫堂下爲
位哭之者亦宜也卧子爲文以漢魏爲宗其駢儷
之體雖徐庾弗能過所謂死者其糟魄不死者其
精英邪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
由國子生爲內閣中書舍人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

梗議復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水道上疏極言其便
且輯海運書五卷因戶部尚書倪元璐以呈請以廟
灣六船試之不一月廷揚上謁元璐驚曰我已言公
去矣奈何尙在廷揚笑曰糧至已元璐卽入奏帝大
喜卽授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
向來寧遠軍餉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
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寧
遠帝用其議省費甚多尋命赴淮安專督海運事宜
加光祿寺少卿福王立命以海舟防江兼理餉務饋

江北諸軍南京失守走還鄉里後航海至舟山依黃
斌卿唐王在閩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總督浙
直水師魯王授官亦如之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將舉
事也請兵于浙直斌卿猶豫未發廷揚謂事機之來
間不容髮慨然請行丁亥四月率總兵蔡聰等六百
餘人從舟山抵常熟福山十四日抵鹿苑夜分颶風
大作舟膠于沙爲大兵所執入見巡撫諭之降不
從曰事之不濟命也致于江寧總督與廷揚有舊諷
令薙髮宥之堅不可遂與部曲十四人同日歿其卒

六百人殺于蘇州之婁門無一降者人以此爲田橫之士云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八終

天保製大邑

